

古事談  
三

093.1  
2006  
年  
月  
日  
佛教大学図書館  
2005495646





古事談第三

僧行

金鐘行者靈驗殊勝天下皆歸依之云々可被造大  
 佛殿沙汰之貶自大佛殿正面東ハ金鐘行者之所  
 領也自正面西者辛國行者之領也爰辛國答云歸  
 依僧之道可依驗據何強被歸依金鐘一人哉早被召  
 合兩人可被競其効驗隨勝劣徳ヲモ被崇伽藍ヲ  
 モ可被立云々依所申有謂公家召合二人之行者  
 已被競驗徳各誦咒祈之間自辛國方數万之大蜂  
 出來擬差金鐘之貶自金鐘方大成鉢飛來蜂ヲ打拂  
 之間蜂皆退散了其鉢至辛國之許誠滅行者爰辛國

忽結惡心為寺歎度々此寺之佛法ヲ魔滅セント  
シケリ此支雖無慥之所見古老所申傳也但寺ノ  
繪圖ニ氣比明神辰己角有辛國堂之由注之云  
此寺ニ三月十四日有大會号花嚴會佛前立高座  
講師登テ講花嚴經但法會中間講師自高座下テ  
自後戸逐電云々此支古老傳云昔建立此寺之  
有賣鯖之翁天皇召留之為大會講師所持ノ鯖置  
經机之上魚爰為八十花嚴經魚數八十隻云々翁  
登高座講說之間梵語ヲ囀ケリ法會中間乍高座  
上化失了荷鯖之木杖大佛殿東面廊前ニ突立忽成

古事談

古事談

樹枝葉是白身木也云々彼會講師于今法會ノ中  
間ニ逐電也便樹燒失之了了  
昔東大寺開眼導師者可被用行基并之由被仰之  
眨行基申云已者不堪大會導師自異國一人之聖  
者可来云々臨期奏支由異國聖者今可相迎云々  
即下勅宣引率九十九僧并治部省雅樂寮等到撰  
州難波海調音樂阿伽一前ヲ海ニ浮了此闕伽漸  
指西去頃之自西方僧一人乘小舩来所浮海之阿  
伽有此舟之前迎僧归来也着岬之後一人梵僧下  
自舟加百僧之末其眨行基執手一度者喜一度者

悲テ詠和歌云

拾遺歌

靈山能尺迦乃弥摩部仁知伎利天子真如久知  
世須阿比美都留加奈

異國聖人和歌云

同上

加毗良惠迹等毛迹知伎里之加比阿利天文珠  
乃美加保阿比美都留加奈

此眩行基并玄異國聖人是南天竺波羅門僧正也  
名菩薩提カ云々開眼導師ハ波羅門僧正供養導師ハ  
隆尊律師聖武天皇ハ救世觀音良弁僧正ハ弥勒  
波羅門僧正ハ普賢行基菩薩ハ文珠也古老傳云

古事談

天皇御座奈良京平城宮之眩東山麓大櫟木下二  
良弁僧正童行者ニテ草庵ヲ結テ土ニテ造タル  
執金剛神ノ像ヲ安置シテ其本尊ノ足ニ付綱テ  
毎禮拜引動テ聖朝安穩增長福壽ト唱ケリ其声  
カスカニ天皇之御耳ニ聞ケリ遣勅使被尋之處  
勅使尋至先問其名金鐘行者ト云此所是殊勝之  
靈驗之窟也立伽藍與隆佛法ト思ニ私力難及其  
德令當帝王給云々勅使歸參奏此由天皇聞食此  
夏後大伽藍ヲ建立セムト思召立ケリ件櫟木ハ  
去天兼四年九月顛倒云々

千鳥長書

神龜元年行基菩薩造山崎橋造了後菩薩イ於橋上大設法會而俄洪水出来橋流了人多死行基菩薩臨終之貳弟子共悲歎シケレハヨマセ給ケル歌

続後撰歌

カリソメノニヤトセルワレヲイマサラニ物ナ

思ソ佛ニオナシレ

實忠和尚天竺人也來此朝補東大寺別當件和尚ハ悉曇ノ人也或貳雜役牛ノホエケルヲ聞テ此牛ハ先生此寺ノ別當也只今云夏ハ用錢五文能受涅槃不能引車云々昔以寺錢五文替油見涅槃經酬件報今生牛引車云々

古事談

桓武天皇御貳早良太子被拜奏方春宮之貳為祈請其夏被行諷誦於諸寺僧等奉恐皇犯一人北イモ無申上之僧爰大和國秋篠寺諷誦ノ任法相三輪寺後僧正僧善修御使二申云他寺僧等ハ雖不申上至當寺之御諷誦ハ啓白早但此御祈禱請イ夏者答先世之宿業不可令遁給災而不可令貳言イ貳惡趣給宍賢云々此由必々可令申云々則太子被行罪科了現身成惡靈奉付惱於天皇依之以有驗僧徒雖奉加持更無有効驗于貳召善修大德雖不及奉加持心經少々讀テ太子ヲマ子キテ云サレハコソ申候シカ無益夏也早惡趣ヲ

丹鳥長書

トラカシテ可令離生死給云々仍帝御惱立平愈  
永不發給云々

玄賓僧都者南都第一之碩德天下無双之智者也  
焚而遁世之志深シ不好山科寺之交只三輪川ノ  
辺總結草庵隱居云々而桓武天皇依強喚眩々雖  
從公請猶非本意存ケル二十平城御貶雖被補大  
僧都自諱獻一首和歌

三輪川ノキヨキ流ニス、キテシ衣ノ袖ヲ又

ヤケカサン

而閑イ間房人ニモ不被知只一人暗跡了弟子眷属雖

古事談

尋求不知行方南都ノミナラス天下貴賤惜歎之  
送年序之後門第一人有夏之縁下向北陸道之間  
或渡ニ乗船渡之間渡守ヲ見レハ首ヲツカエト  
玄程ニオヒタル法師ノ不可説ノ布衣一着タル  
アヤシケノ者ノサマヤト見間サスカ又見馴タ  
ル心地ス顔色モ不似普通之人誰カハ可似ト思  
廻テ能見レハ不知行方シテ失ニシ我師ノ僧都  
ニ見成ツ心イモ淺猿僻見カトミレハ惣不可違目モク  
レ涙モ落ヲ抑テ憚人目之間彼モ乍見知氣色故  
不合顔色寄テ取モ付ハヤト思ケレト人繁サニ

十鳥長書

中々上道之比此邊ニ宿テ夜陰ナトニオハセシ  
 所ヘモ尋向テ閑申兼ト思テ過了上洛ノ耽着此  
 渡先見渡守之處他人也驚悲テ相尋子細ハサレ  
 法師侍キ年来此渡守ツトメテ侍シカイカナル  
 更カ侍ケン去比逐電不知行方也如焚之下薦ト  
 乍申モ如數船子ナトモトラス只當耽之口今  
 計ヲ取テ晝夜不断念佛ヲノミ申侍シカハ此里  
 人モアハレシ侍シニ失侍ハ每人ニ惜忍侍也ト  
 玄聞ニ哀ニ悲更無限失タル月日ヲ聞ニ我奉見  
 合タリシ比也アリサマヲエヌトテ被去隠ニ

古事談

ケルナルヘシ又古今歌ニモ

続古今雜上

山田モルソウツノ身コソアハレナレアキハ  
 テヌレハトフ人モナシ

是ハ彼玄賓僧都歌ト申傳タリ如雲風サスラヒ  
 アリカレケレハ田ナト守ル耽モ侍ルニヤ

道頭僧都此更ヲ聞テ渡守ユソケニ無罪世ヲ渡  
 道ナリケレトテ湖ニ船一艘儲テ被置タリケレ  
 トモアラマシ計ニテ徒石山ノ川岬ニテ朽ニケ  
 リサレト慕心サシハ難有更也

伊賀國郡司之許賤流浪法師一人出来被仕ケリ

草薙飼馬經兩三年之間郡司不慮蒙國勘被追却  
 國中緣者境界集訪悲歎無比類相傳之所領所從  
 毛有其數忽打弃テ赴人國更實不可踈妻子眷屬  
 悲哀涕泣爰此草薙法師雖問更之子細而依不人  
 數無返答之人枉懇切成不審之間或下女一人慙  
 語更之子細諸聞了法師去雖不及已等之競敵イ只今  
 不可及御出立欲不叶テモ先有御上京京上イ何ケ度  
 毛被陳申子細其後不叶敗コソ候ハメ國司御迎  
 二ハオロ、更之縁侍り可申試云々郡司此更  
 憑トレハシハシナケレトモ依無心之置所相具法師忽

古事談

衣

上洛其敗此國ハ大納言ト申ケル人ノ給ニテソ  
 アリケル件近ク成テ法師去人ヲ尋ト思此ス  
 カタニテハアヤシカリヌヘシ袈裟衣イ一可被借出  
 哉即借テ着セタリケレハ大納言御許へ歩行イ入之  
 間侍所ニ居並タル輦暫ハアヤシケニ思テ能見  
 知之後皆下跪于庭上郡司ハ門外ニ留テ淺猿ト  
 見居亭主聞此由滴瀝請入對面先年来ハ何所ニ  
 何様ニテ御座候ケルソヤ公ヨリ始奉テ無不奉惜  
 之人ナト被示之間如此更ハ今閑ニ可令申先有  
 可申更所參入也伊賀國年来相憑侍ツル郡司某

依國勤被追國內之間悲歎之至極不便也又非強  
罪科者此法師ニ恩免候乎云々亞相古凡不及左  
右左様ニテ御座候ケレハ謬可思知之者ニコソ  
侍ナレトテヤカテ被免之上添給國恩之由成廳  
宜被奉了先是ヲ令見テ悅ハセ候ハムトテ白地  
氣ニテ被立出テ相具郡司ヲ<sup>干</sup>近辺小屋脱袈裟衣  
等々、ニテ其上ニ廳宜ヲ置テキト出躰ニテ暗  
跡了郡司心中踈哉大納言モ委被尋聞ケリ是モ  
玄賓僧都ノシワサニナン侍リケル此大納言ト  
ハ殊師檀ニテ被座ケリ

古事談

天長元年二月天下大以旱魃仍空海<sup>弘法大師</sup>和尚奉勅於  
神泉苑可修請雨經法者于耽守敏大德奏狀云守  
敏已是上薦也同學此經須先勤行者依請早修者  
即守敏勤行之經七ケ日結願之朝兩京如暗夜雷  
響尤盛甚雨洪水衆人所感歎也但遣勅使令檢知  
之處只兩京内不及山外云々亦令空海和尚勤修  
同法經七ケ日專<sup>更</sup>無雨氣和尚入定思惟守敏大德  
駢取諸龍咒入水瓶也出定延修二ケ日夜於和尚  
告云池中有竜号曰善女<sup>如</sup>是無熱池竜王之類所  
勸請也件龍為人<sup>慈</sup>有悲不被<sup>致</sup>害心貴真言之奧旨從

池中現其形是則將悉地イニ之成就也彼現形如金色  
 長八寸許紫色金色龍居右長九尺許蛇頂見之弟子  
 實惠真濟真雅真維堅惠真曉真イニ災イニ少イニ災等也自余  
 弟子不敢能見具注此由奏聞小貶之間給勅使和  
 氣真綱以御幣種々物等奉供龍王結願之日重雲  
 覆天雷鳴四方忽降膏雨池水涌滿イニ于火壇之上自  
 今以後三ケ日普雨天下自災滂池水愁已給イニ為賀  
 其功三月廿五日任少僧都不經律師  
 弘法大師御入定之後經八十余年般若寺僧正觀  
 賢參入奥院御衣ヲ奉令着改被奉剃御髮ケリ其

古事談

貳僧正弟子石山内供奉淳祐ハ不奉見イニ仍僧  
 正淳祐之手ヲ取テサクリイニマイニセイニライニレイニケル其  
 手ハ一生之間カウハシカリケリ其後更無臨參  
 廟院之人イニ  
以下本行分注  
 追記云石山正教ハ于今薰香甚也イニ是淳祐之  
 手ヲ觸之故也イニ  
 慈覺大師音聲不足令座給之間以尺八引声ノ阿  
 弥陀經ヲ令吹傳給イニ又成就如是功德庄嚴ト云所  
 ヲ工吹セ給ハサリケレハ常行堂ノ辰巳ノ松扉  
 ニテ吹アツカハセ給タリケルニ空中ニ有イニ声告イニ

丹鳥叢書

女ナノ音ヲ加ヨ云々自是如是ナト云ナノ音ハ加也

智證大師謚号<sup>智</sup>食議之間主上御夢二別名不可被求大通智勝ナレハ智證卜付ヘキ也云々

宇多御宇利仁將軍打新羅之間於彼國海上頓滅云々此<sup>智</sup>智證大師御入唐之<sup>辰</sup>依彼國之語被行

調伏之故歟

貞觀七年比<sup>文德后清和御母忠仁公之御女也明子</sup>天狗被惱稍經數月諸有驗

僧侶無敢能降之者天狗放言云自非三世諸佛出現者誰降我今知我名云々爰相應和尚應召參入

古事談

兩三日祇候無有其驗還於本房奉對無動寺不動

明王啓白<sup>由</sup>愁恨祈請其<sup>辰</sup>明王背<sup>而</sup>向西和尚

隨<sup>而</sup>堅西明王又背<sup>而</sup>向東和尚亦隨<sup>而</sup>堅東明王忽背

而<sup>而</sup>如元向南和尚忽<sup>而</sup>堅南流淚彈指誓首和尚白而

言相應奉戴明王更無他念而今有何犯過相背如

此乎願垂悲愍可告示云々胡跪合掌奉念明王本

誓合眼之間非夢非覺明王示云我依生々加護之

本誓有難去之<sup>思</sup>亥今顯說其本緣昔紀僧正<sup>真濟</sup>存

生日持我明咒而今以邪執故墮天狗道着惱皇后

為<sup>思</sup>本誓護彼天狗仍以我咒難縛彼天狗也以大威

丹鶴齋書

德咒加持者得結縛之便歛之此告之後不堪感  
淚頭面<sup>擊</sup>拑足禮拜恭敬後日依召復參任明王教誡  
之旨奉加持之間結縛天狗自今以後不可復來由  
歸伏之後解脫之則皇后復尋常之  
又清和皇帝有御齒不豫夏差勅使藤原繁相請相  
應和尚依勅參內候於御加持勅去此齒之痛片眩  
難堪早以咒落朕願足矣和尚念勅旨被精誠咒天  
皇平豫通宵安寢五更之<sup>曉</sup>和尙誦般若理趣今天  
皇眠覺之後勅去夢着衲袈裟之高僧八人俱來褰  
帳之內簾隨和尚<sup>相</sup>聲共加持覺則所患之齒不覺落

古事談

了不知其在所是和尙効驗之徵也之和尚奏去  
此曉誦理趣般若此經二有八大菩薩是則八十俱  
照菩薩之上首也若彼菩薩奉護聖躰歎之天皇  
感歎弥添後朝和尚退去宿房見經宮上忽有一齒  
和尚招一侍中以齒令見侍中捧齒候於御前<sup>所</sup>奏聞  
夏之由皇帝稱歎曰非凡夫可謂聖人賞以僧綱之  
職位兼賜度者有數和尚固謙退不當其賞之  
天曆比淨藏之八坂房二強盜數輩乱入而間燃炬  
拔劍嗔目各徒立更無其所作忽無言語先後不覺  
稍經數刻更漏漸闌殆以垂曙爰淨藏啓白本尊早

可免遣者于貶賊徒適復尋常致禮出去了云々  
 淨藏貴所住山之貶鉢法ヲ行テ鉢ヲ飛テ過ケル  
 比三ケ日鉢空テ歸來ケレハ依不審四日ト云日  
 鉢ノ歸來之山ノ峯ニテ見ケレハ我鉢自王城方  
 物入テ來ヲ自北方他鉢來會テ此鉢之物ヲ移取  
 テ飛去了爰淨藏成不安之思我鉢ヲ加持シテ其  
 鉢ヲ知ヘニテ指北凌雲霧分行之間今者二三百  
 町モ來ヌラント思程ニ谷介ノシミツ流テコノ  
 モシキ所ニ有方丈之草菴松風スコク響テ砌ニ  
 苔深シ幽玄ノ所也見菴室之内ハ老僧一人倚掛

古事談

于脇息讀經シテ堅大事ノ鉢非直也人此人ノシ  
 ワサナメリト思之間老僧云彼ハ何人哉オホ口  
 ケニテハ人不來之所也云々淨藏答云住叡山之  
 行者也而依無活計此貶同飛鉢羅過之處此兩三日  
 子細如此為愁申所參向也云々老僧云イト不便  
 更ニコソ侍ナレ一切不知侍可相尋トテ微笑ニ  
 人ヲ喚自閑所出來タル人ヲ見ハ着唐裝束之天  
 童也僧云此被仰更ハ汝カシワサカイト不便更  
 也自今以後不可有ト謂諫ハ童頗赭面シテ退去早  
 今ハヨモサヤウノ更侍シト云ハ淨藏欲退歸之

處僧去ハル、ト介来給定テクルシク御堅覽  
 暫可奉饗ト云テ又人ヲ喚テ此御房ニ可焚物マ  
 七<sup>ナ</sup>ラセヨト云ケレハ天童瑠璃ノサラニカラノ  
 梨子ノムキタルヲ四果モリテ置扇上持来ケル  
 ヲ先一果服ニ天甘露モカクヤトオホエテ忽ニ  
 身モス、シクツカレモ直ニケリ其後帰住房了  
 鉢物移取更止云々  
 慈惠大僧心ハ近江國淺井郡人也叡山戒壇ヲ依  
 不合期人夫エツカレサリケル比淺井郡司ハ相  
 親之上師壇ニテ修佛更之間此僧心ヲ奉請僧膳

古事談

キコエムトテ前ニテ大豆ヲイリテ酢ヲ掛ケル  
 ヲ僧正ナニシニ酢ヲハ懸哉ト被問ケレハ郡司  
 云<sup>温</sup>塩付懸酢ツレハ酢ムツカリトテニカエテヨ  
 クハサマレ候也不焚ハスヘリテハサマレヌ也  
 云<sup>僧</sup>僧心イカナリトモナシカハハサマヌ様ハ  
 アルヘキ投遣トモハサミ食テムトアリケレハ  
 争サル更侍ヘキトテアラカヒニケリ僧心勝申  
 ナハ不可有他更戒壇ヲ築テ給ヘト有ケレハ安  
 更トテイリマメヲ投遣々々一間許ノキテ居給テ  
 一度モ不落ハサミヨソヒケリ見物アサマス

去更ナシ袖ノサ子ノ只今シホリイタニタルヲ  
取寄テ投遣タリケルヲソハサニスヘラカニ給  
タリケレトオトシモハテス又ハサニト、メ給  
テケリ郡司一家廣者ナリケレハ引率人數不日  
戒壇ヲ築テケリ

花山僧都嚴救祈念去欲奉見御廟之本地屢祈之  
間湧雲中現神童之良其雲中亦現西塔性救僧都  
形恠問去何此人現形哉雲中答去件僧都可為眷  
屬仍薰現也云々夢驚心中恠之遣使者於西塔尋  
性救之動靜使者歸來去十余日有不例更云々

古事談

驚行向彼房示案内房主謝遣去早可被帰退云々  
焚而為示此更重示去面可示更侍由云々仍房主  
招入卧内嚴救示夢子細性救垂感涙去極樂都卒  
之望共以可難遂仍成御廟之眷屬者菩提早自近  
歎發此願祈請年久而宿願已成就歎云々仍性救  
逝去之後埋御窟之近辺云々亦惠心僧都早魃之  
貳遣弟子於御廟令轉讀大般若經我又於本房自  
讀寂勝王經共祈此難其貳小蛇在御廟石疊上漸  
蚊入性救僧都墓所之後自其所小烟昇天其烟漸  
充滿天下成大雲了雷電暴雨霑天下了云々

慈惠僧正治山之耽人夢八大龍王乘船渡大海各  
別船也一々渡畢寂後船無乘者問之答云此船主  
當耽治山務仍不乘云々於是知優鉢羅龍王之所  
變歎

檀那僧都自若少之耽道心遁世人也而被叙法橋  
之後夢二見給樣未發蓮花ノ大ナルヲ天童ノ持  
テ自出来ケリ人有テ何花ソト問ケレハ是ハ極  
樂ヨリ覺運ノ給タルヲ法橋ニ成タレハ被返也  
ト答ケリ

惠心檀那ナト書寫上人無智人也法問謂テ聞セ

性空

門

古事談

ムトテ渡給テ住果ノ縁覺佛所へハ至哉ト被問  
答有ケルヲ上人聞給テ此更至モ不至トテモイ  
カニテモ候ナム無益更也ト被去ケレハ法門ヲ  
沙汰シテコソ惠眼ハ閑更ニテ候ヘカヤウ田舎  
ニハ候ハシトテ參テ申也ト有ケレハ上人去加  
様ノ法文ハ眨々普賢ノオハシマシテ令解説給  
也云々其耽惠心等不堪帰依之思拜禮シテ檀那  
此聖ヲ讚申給ヘト被申ケレハ真色如金山端嚴  
甚微妙如淨璃中内現身金像ト云伽陀ヲ誦シテ  
被奉禮ケリ

惠心僧都金峰山ニ正シキ巫女有ト聞テ只一人  
令向給テ心中ノ所願ウラナヘトアリケレハ歌  
占ニ

十万億ノ國々ハ海山障テ遠ケレト心ノ道々

ニナホケレハツトメテイタルトコソ キケイ

ト占タリケレハ滯泣シテ飯給云々

妙空大徳惠心御房ニ奉問云何云々可為往  
生之業哉兼其云々可相励云々惠心令答給云可被  
奉造云々六佛像云々依之奉造立阿弥陀丈六像如  
本意遂往生之望云々件便イ佛安置横川花臺寺云々

古事談

妙空ハ廿五三昧ノ結衆也

迎講者惠心僧都始給云々也三寸小佛ヲ脇足ノ上

ニ立テ脇足ノ足ニ付結楮テ引寄々々シテ滯泣給

ケリ寛觀忍イ印供奉ソレヲ見テ智發シテ丹後迎講ヲ

ハ始行云々

安養尼八日被行地藏講ケレハ惠心僧都イカニ

八日地藏講ヲ行ハセ給フソト有ケレハヨミ給

ケル

毎日ニトフヲナレハ日モサ、スコ、口ノ

オコル云々ヲ云々ニテ

惠心僧都ノ兼仕法師奉花之間俄悶絕死去了僧  
 都驚奉唱地藏宝号令祈給又召嚴玄由土山令加持  
 然而不蘇生仍不觸穢之前ニ可昇出之由示給ト  
 毛土山尚以加持之臨暮遂蘇生云々兼仕語云夢  
 二人ニ被捕テ罷ツルヲウツクニキ小僧出来雖  
 乞請不兼引猶將行小僧云惜凡非道ニ奪取者モ  
 出来欣云々然間小童一人出来捕タル者ヲ追散テ  
 取之与小僧早云件嚴玄ハ椀尾谷ニ住也云々  
 惠心僧都与慶雅神阿闍梨互契可告遷化期之由送  
 年月之間大阿闍梨為後夜之行法出縁供阿伽之

古事談

間空ニ有異香有幽声云我是極樂久住菩薩化縁  
 已盡遂還生極樂云々慶雅奇尊之忽差專使案内横  
 川僧都久不申兼之由云々使者归来云僧都此曉  
 入滅云々  
 此大阿闍梨暗夜讀法花經放光見給外題字云々  
 惠心僧都妹尼安養尼終焉惠之眠者必可来會之由  
 僧都契約云々而僧都千日山籠之間自尼公許示  
 遣云老病憑少ク罷成候今一度對面大切云々雖  
 然限日數之山籠難出洛可焚之者乘輿可来會西坂  
 下之由返答了於下松辺相待之處輿已到来僧都

冊寶書

進寄褰簾一見之處尼公ニモ既逝去長途之間被振  
 死歟歎悲歎之至不知為方忽廻思慮清義僧都ハ任  
 修學院此近辺ニコソ被座メト思出テ相共具興到  
 清義房之門前案内之處清義ハ驚出逢惠心ハ女子  
 細如此御房許コソ令祈生給ハメ雖為有限之命  
 一旦蘇生セサセテ念佛ヲモ申テキカセテホシ  
 ク侍メ々清義ハ賢賢更ニコソ候ナレ但三宝ニ可  
 申試トテ興ノキハニ近寄先心經七卷許讀之テ以  
 火界咒令加持惠心又奉念地藏菩薩傍ニ尼尼火界  
 咒及百反許之間興中ニ有声惠心亦忽寄見之尼公

古事談

已蘇生ハ我炎魔王宮ニ參タリツルヲ不動尊才  
 ハシテ火ノ前ニ推立テオハシツレハ地藏菩薩  
 亦我カ手ヲ引テ皈給ツルト思給之間令蘇生也  
 云々惠心喜悅之余泣以相傳之布三衣奉清義云  
 云々又以自袈裟奉惠心云々乍悅退帰之處清義惠  
 心ヲ喚返テ云先年之番論議ニハ似候ハヌナト云  
 云惠心咲給云々此更ハ往日惠心ハ清義番論議  
 之間清義ツテリテ自禁裏出修行入大峰其後弃  
 顯宗難行苦行今所絶施驗也安養尼其後經六ヶ年  
 臨終正念所往生也云

此安養尼上之許強盜乱入房中ニ有ケル物皆搜  
取出了尼上紙衾許ヲ被着ケリ小尼公安養尼也走  
廻テ見ケレハカレイ色ノ小袖ヲ一落タリケルヲ  
取テ是ヲ落テ候ケルタテマツルトテ持来タリ  
ケレハ尼上云其モ奪取之後ハ我物トコソ思寛  
ニ主ノ心不行覧物ヲハ争可着哉遠不行以前ニ  
早可返給云々仍小尼公走出門ヤ、トヨヒカヘ  
シテ是ヲ令落給タレハタテマツラムト云ケレ  
ハ強盜等立皈テ暫案シテ悪ク參候ニケリトテ  
所取之物等併返置テ退散云々

古事談

清範律師ハ播磨國人奥福寺法相宗扣氏空清僧  
都孫弟子守朝已講之弟子也於諸法無双文殊化  
身トソイハレケル不思議不可勝計也御堂入道  
殿為被知食實否修佛更被請百僧之貳次堅ニハ  
皆被儲半帖テ一ツノ半帖ニ文殊ト書タル札ヲ  
縁ノ中ニ隱テ押テ被敷文タリケルニ此律師吾  
堅ハ何トテ搔候分テ此半帖ニ被堅ケリ其後ソ決  
定文殊ノ化身トハ被知食ケル廿八ニテ遷化清  
水寺ノ上綱ト申ケリ  
道命阿闍梨ハ道綱卿息也其音声微妙ニメ讀經

之眩聞人皆發道心云々但好色無双之人也通和  
 泉式部之眩或夜往式部許會合之後曉更二目ヲ  
 覺テ讀經兩三局卷之後ト口ニタル夢ニハシノ  
 方ニ有老翁誰人哉ト相尋之處翁云五條西洞院  
 辺ニ侍翁也御經之眩者奉始梵王帝釈天神地祇  
 悉御聽聞之間此翁ナトハ近辺ヘモ不能參寄而  
 只今御經ハ行水モ候ハテ令讀給ヘレハ諸神祇  
 無御聽聞隙ニテ此翁參テヨク聽聞候了喜悅之  
 由令申也云々  
 叡山ノ平燈大徳ハ阿弥陀房之阿闍梨靜真之師

古事談

也池上阿闍梨皇慶之祖師也或日朝ニ河屋居夕  
 リケルカ足駄許ヲ踏脱テ暗跡了弟子共天狗ナ  
 トノ取タルヤラントテ暫ハ求ケレトモ云々工サ  
 リケレハ七々佛更ナト修シテ訪後世早其後辛  
 序押移靜真阿闍梨知章伊予任國之眩也讚岐守ナリケル人ノ祈シテ  
 相伴下向任國之間異様ナル乞食國司ノ館ヘ出  
 来テ乞物ケルヲ此靜真見ケレハ失ニシ我師ノ也  
 平燈ニ似タリケレハ寄テ能見之處アヤシケニ  
 衰老タレトモ無疑平燈也其眩走出テ見テ御座  
 ケルハトテ泣々取付タリケレハ雖不及返答涕

丹鶴叢書

泣退去シケレハ静真キト帰入物ハキテ雖追尋  
 須臾之間行方不知暗跡了相尋國人々處申去彼  
 八年来此國ニ候門卧ト申乞食也不定住所只行  
 至之處ノ人之屋ノ門ノ前ニノニ卧テ以不斷念  
 佛為業不受多施只口分計乞之食云々國司モ隨  
 喜此子細下國宣雖尋求一切不聞之違期樵又去  
 門卧ハ深山向西方乍堅合掌死但自口青蓮花一  
 莖生出云々守已下奉詣山中禮敬異香猶留見人  
 無不流淚静真被見付ヤカテ入深山遂往生云々  
 戒檀房阿闍梨教禪終焉之貳着法服入持佛堂修

古事談

兩界供養法終了乍居於禮盤上氣絶云々  
 一條院之御貳御齋會之間及夜宿義昭院与千觀  
 内供同宿間隔幕寢卧義昭院南枕千觀内供又南  
 枕也仍千觀内供夢ニ阿弥陀佛ノ頭ヲ踏テ卧云  
 云仍覺起褰幕見之義昭院也發露シテ三度起居  
 禮拜此間義昭院夢普賢大士三度居禮我云々覺  
 後諸共ニ涕泣云々  
 一條院寛弘八年六月依御危遁權僧正号三昧和尚位於一條院落其旨御年廿一餽  
 入道雖災經日不豫慶圓座主退下之間已西方院座主以崩御  
 歸參之後入夜御所招院源去聖運有限非力之所

及但有生前之御約必可令最後念佛云々此夏相  
違此恨綿々可被奉請靈山釈迦試仰佛力定未遠  
遷御歎云々院源打磬白慶圓屢誦火界咒未及百  
遍漸以蘇息左相自直廬顛倒被急參慶圓即依生  
前之御詔令唱念佛百餘遍訖之後登霞給云々去  
夜有御和歌

露ノ身ノ風ノ宿リニ君ヲ置テ遠ク出ヌル夏  
ヲシソ思フ

是令聞中宮給云々往生傳ニ奉入云々  
性信 三條院第四皇子母皇后宮齊大女  
大御室効驗夏大二條殿治曆之此癰瘡發背典藥

古筆談

頭雅忠云癰腫已及五寸以上万イ死之病也醫療不可  
及云々親王修孔雀經法修中平愈依之被奉龍蹄

二正庄園二所尾張國 阿波國 篠原同関白長女後朱雀院 女御也

両手有瘡一身不聊雅忠申云醫術難及須期佛力  
給云々仍奉請親王終夜祈念臨曉平愈云々

太政大臣信為中納言暇久煩鬼瘡已及數月親王  
讀孔雀經讀誦之中不敢發動永以平愈

參議師成多月病癰參仁和寺一夜宿侍及曉平愈  
源大納言師忠卿室家者修理大夫俊綱女也久卧  
病席熱氣如湯親王授戒以香水灑之其所點着隨

手清冷更灑遍身忽以平愈

讚岐守頭綱賜施食上今每日食之明日之今裹紙  
置之夢施食紙中忽有光明側有童子謂曰弘法大  
師御座紙中開紙見之有親王所持五銛即童子曰  
不堪魚鳥宛イ明日今今夜可食云

筑前守頼家申請御袈裟隨身赴任邪病之人以此  
袈裟置于枕上邪氣即顯又更不發云

親王於高野百々日修尊勝法結願已訖還宿政所  
散位伊網通籍申云一宿御儲万夏盡美入夜伊網  
申云寂愛女子五歲夭亡不堪哀傷欲蒙護持者上

古事談

下驚恐忽厭此宿親王暫以祈念遊魂更歸死人蘇  
生云

經範僧都壯年之眩耳有腫物療治無驗醫家称必  
死親王自晡及子祈念加持濃血出須臾平愈云  
僧正延禪童子久惱鬼瘡延禪申請施食与之童子  
自縛云我是神狐也被責護法不知為方自今以後  
永去云

令竈高野之間自菜ヲツ云テ令洗給之眩成蓮房  
兼意仁和寺奉見逢驚畏テ行過ケルヲ召近テ被  
仰云后腹親王加様二行モ難有云

件兼意ハ高名梵字書也五宮御室梵字者何様可  
書ソト令問給ケレハ梵字与立石ハ頗ウツフキ  
タルカヨク候也ト申ケリ

大御室者御壽命以十八可為限之由有宿曜勘文  
云々依之十八歳春修尊勝法令祈請給之間或人  
夢想炎魔王宮ニ火付テ已令燒ノ間王宮騷動甚  
件御壽命限十八之由札文已明白也災而依炎上  
難治鈎八字了云々果八十御歳九月廿七日御入  
滅

此御室世間ニ疾病蜂起之耽者私出御在所只一

人御棚菓子ナトヲ御懷中ニ令取入給テ大垣辺  
之病者ニ次第ニ給之真言ヲ誦掛テ令過給ケレ  
ハ病者立得滅皆以尋常云々令還入御所之耽ハ  
駕玉輿天童等多御共ニテ令入給之由有奉見之  
人云々  
文範卿云餘慶僧正ヲ驗者ト云テハ被犯人妻欲  
云々僧正聞此更之後向彼卿宅之處得其意称所  
勞之由不出會僧正猶大切有可申更ト被示ケレ  
ト猶不出會爰僧正エアラシ災者投出セト被責  
之耽自戾風上打出岡絶僧正サコソハトテ被帰

畢三ケ日如亡云々依之一門子息等献二字於僧  
 正仍被免之後存命云々  
 心誓僧正ハ強キ物氣不渡之時者暫閉目入觀心  
 給ケレハ邪氣者渡ト云々後日人問申ケレハ止  
 觀ニ先德被示之文侍也其ヲ思ハハ渡也云々  
 高陽院作夏之間宇治殿御騎馬ニテ御覽廻令帰  
 給之後令渡御樋殿給之間令顛倒給テ御心地令  
 違例給仍心誓僧正ニイノラセムトテ召遣之程  
 二速參以前女房局ナル小女ニ物付テ申云非別  
 夏思キト目ヲ依奉見入如此御座也僧正不被參

古事談

之前護法前立テ參テ追拂候ハハ遜候トコソ申  
 ケレ即尋常令成給ニケリ心誓イニシカリケル  
 驗者也

右衛門權佐高階敏忠男春宮亮升波守

業遠朝臣卒去之眈入道殿 御堂 被仰云定有遺言  
 夏欵不便夏也トテ召具觀修僧都向業遠之宅給  
 加持之間死人忽蘇生遺言要夏等之後又以閉眼  
 云々

寂勝講之眈道場中被儲回天王座夏者後朱雀院  
 御眈長久比寂勝講ニ源泉僧都說法殊勝此眈回  
 天王現道場天皇之外餘人不見之依此勸賞源泉

三井法輪院僧正

當座被叙法印其後被儲四天王座也  
 禪林寺僧正宇治殿源覺 九條殿へ被報消息云寶藏破壊ニテ  
 侍リ加修理可給云々仍被仰付家司某朝臣為採  
 損色遣下家司示其由僧正聞此由召御使直仰云  
 イカニカク不覺ニハ御座哉ケ様ニテハ君ノ御  
 後見イカト云々御使帰參申云宝藏ノ破壊ヲ  
 不被見只召御前直如此申セト候ツル也ト申之  
 眈殿下不令得意給已迷惑其眈衰老之女房程候  
 其御前申云手イハレ御腹中之損タルヲ法ノ藏ト  
 ハ被仰候ニコソト申ケレハサモアリナムトテ

古事談

魚味之御菜等調遣タリケレハ材木給テ寶藏之  
 破壊繕侍ヲト被申ケリ  
 件僧正大二條殿御病危急之眈御腹ヲ參入ニテ  
 圍碁ヲアソハスヘキ由申行之諸人嘲之焚而猶  
 強被申ケレハ相構奉搔起圍碁一局アリハス間  
 病瘥忽平愈已以尋常諸人為奇云々  
 長和五年夏炎旱涉旬月人民愁之仍公家旁雖被  
 致祈禱無其驗之處深覺僧都六月九日曉為祈雨  
 獨身向神泉苑内府聞及此支遣使制止云若無其  
 應為世被咲欣云々不便云々僧正云源覺不作田畠深イ

全不可愁炎旱但為思國土之人民之許也試欲祈請去執香爐於軋驎閣壇上苦祈請之間及未刻陰雲忽起雷電有声暴風頻扇兩脚如沃去取人隨喜之

後三條院在藩之貳被仰于御持僧勝範座主去思永弃今生元兼知真言止觀洞外典之者可選進也去勝範奉仰之後山上求之後二申去已得其仁是西塔益智也今即今持勝範消息參東宮即召御前御覽其躰着黑漆布衣狩袴等思弃今生之去旨已見其躰即召御簾之前先自御簾之下令差出止觀

古事談

給以書向上面益智方居書上讀之數枚次令問其義趣之處一々解釈之無滯停次令問真言去給又以執啓无泥去次又被仰外典去殆如鴻儒御感無極次被仰合往生淨刹去申去極樂都率之望共可難遂也仍自幼年讀誦法華經以件善因成長壽鬼欲奉逢慈尊之下生去不幾益智逝去之後三條院以此去被說仰覺尋座主覺尋被申去西塔覺空自生年十八歲勤行兩界供養法願去成長壽鬼逢慈尊下生去是或經中鍍圍山中有二人鬼一鬼者讀經一鬼者持咒待慈尊出世去件人々見此

文有此願歎云々

南京永超僧都ハ無魚肉之限者貳非貳モ都不食  
 之人也公請勤テ在京之貳久不魚食窮屈ニテ下  
 向之間於丈六堂辺晝破子之貳弟子一人近辺ノ  
 在家ニテ魚味ヲ乞テ令勸之云々件魚主後日見  
 夢様オソロシケナル者共在家ヲ注ケルニ我家  
 ヲ注除ケレハ問子細之處使者等云永超僧都ニ  
 贅立之所也仍注除之云々其年此村在家悉不遁  
 疾病死者甚多此魚主宅只一字免其難云々仍參  
 向僧都之許申此子細僧都聞此由賜被物一重返

古事談

カ之

遣之云々

八幡別當元命之子也

永觀律師始ハ補法勝寺供僧供米ヲ請テ被宛貳  
 料ナリ後ニハ此支アシトテ其米ヲ出奉ニ成テ  
 多ナシテトラムスレハトテ被辞申供僧了サテ  
 出奉取ケル者ニハ請文ヲモセサセス人ヲモ遣  
 テ徴マシ只秋之貳各持来テ可弁ト被去ケレハ  
 約其旨分散了臨秋貳今ヤ々々ト雖被相待一切  
 ニ不見来房人等遣人可尋之由云ケレト契約有  
 限トテ無沙汰ニテ止ニケリサテ貳料阙乏シケ  
 レハ又可還補供僧之由被申ケレハイカニ輕々

ニハト御不審有ケルニ子細ヲカウ、ト申人  
 アリケレハ哀カラセ給テ供僧二分ヲ被宛ケリ  
 亦補東大寺別當為拜堂下向南都步行ニテ藁沓  
 ハキテ被具小法師一人一人負木津河辺ニテ自  
 南京方人走向去自京令下給人欵今日東大寺別  
 當御房為御拜堂可有御下向イカ、令聞給  
 哉只今何程令下給覽ト問ケレハ律師去此乞句  
 人コソハソレヨト被示ケレハ使走帰テ此由ヲ  
 云ケリ寺家司等帰依渴仰シテ奉仕御儲等云、  
 永觀律師終焉之云、脱苦痛ヲ御スルト奉問ケレハ

古事談

俱舎 壽盡脱歡喜喻如捨衆病ト云文ヲ被示ケリ又無  
 下ニヨワクナラレテ後念佛ノ声モ觀經キコエサリ  
 ケレハイカニ念佛ハト問申ケレハ何况憶念ト  
 被示テヤカテ命終云、此文上ハ但聞一佛二菩  
 薩名除無量劫生死々罪云、  
 了延房阿闍梨詣日吉社之歸路辛崎辺ヲ行トテ  
 有相安樂行此依勸發品思ト云文ヲ誦ケレハ浪中  
 ニ散心誦法花不入禪三昧ト末文ヲ有誦声成不  
 思議之思イカナル人ノ御座哉ト問ケレハ具房  
 僧都實因トナノリケレハ湖ノキハニ居テ法文

ヲ談ケルニ少々僻<sup>イ</sup>更共ヲ答ケルニ是ハ僻<sup>イ</sup>更也  
イカニト云ケレハヨク申トコソ思候ヘトモ生  
改リヌレハ力不及更也我ナレハコソ是程モ申  
セト云ケリ

白川院御<sup>覚行</sup>中御室御修法勤行之間初夜<sup>覚行</sup>取ニ令

昇給タリケルニ此佛キト供養ニ給ヘトテ諸人

不見知之繪像一鋪ヲ被献之即密々有御聽聞云

云奉懸其像於本尊前ヤカテ令供養給テ新被圖

繪供養給ヘリ常俱利童子トテ其天ノ功能本誓

目出夕令釈給ヘリ為奉試俄有此儀云々御感之

古事談

餘後朝被下法親王宣旨云々法親王始也

仁海僧正父ハ上野上座ト云ケリ死之後僧正之

夢ニ牛ニ成タルト云エケレハ其牛ヲ買取テ被

勞飼之間亦夢ニ所役ナクテ罪カロマスト云エ

ケレハ田舎へ遣テ取々被仕ケリ牛斃後得脱之

由亦有夢告之云々

成典僧正着法服メ仁海ノ許ヘオハシタリケレ

ハ房人等不思懸更也ト驚テ仁海ニ告申ケレハ

此僧正ハ夢ニテケリトテ亦着法服出遇タリケ

レハ成典下地禮拜シテ昇座申云欲奉禮大師尊

貞之志且<sup>巳</sup>及多幸而去夜夢ニ欲奉禮大師ハ可見  
 仁海之由有其告仍所參入也<sup>云々</sup>  
 仁海僧正ハ食鳥之人也房ニ有ケル僧ノ雀ヲエ  
 モイハス取ケル也件雀ヲハラノ、トアフリテ  
 粥漬ノアハセニ用ケル也雖災有驗之人ニテ被  
 座ケリ大師之御影ニ不違<sup>云々</sup>  
 成尊僧都者仁海僧正真弟子云々或女房密通於  
 彼僧正之間忽懷妊產生男子母堂云此兒成長者  
 此夏自令披露欣トテ水銀ヲ令服嬰兒云々令服  
 水銀之者若存命ハ其陰不全<sup>云々</sup>依之件僧都ハ

古事談

於男女一生不犯之人也

法務大僧正醍醐聖主六条右府息

炎旱之眈定海僧正奉勅被祈雨ケルニ一兩日之  
 間夕立如沃二眈計シタリケレハ有叡感被仰勸  
 賞之處僧正申云是ハ非海之雨仍不能被賞海之  
 雨ハ明日ナト乾方ヨリ夏<sup>雲</sup>起テ可降也若災者其  
 眈可被賞<sup>云々</sup>翌日果自乾方クモリ始テ甘雨降  
 三ケ日不休仍被<sup>云々</sup>仰勸賞<sup>云々</sup>  
<sup>鳥羽僧正</sup>覺猷僧正臨終之眈可處今之由弟子等勸之再三  
 之後乞寄硯紙等書之也其状云處今ハ可依腕力  
 云々遂入滅其後白川院聞食此夏房中可焚弟子

後見ナトヲ召寄テ令注遺財等工モイハス配給云々

鳥羽院初度相撲之節之敗右相撲人遠方勝傍輩仍殊勝賞勸云々節日臨刻限參仕云今日不能角

力云々人々驚問子細之處申云自此曉俄ニ腫物出来且可經御覽トテ胸ヲ搔出タリケレハ乳ノ

上ニ土器計紫色ニテ腫物出タリ苦痛モイ無為方云々其敗方大将已下愁歎不少相議云々莫云々已非常

一乘寺僧云々御持僧賜棧敷見物方大将已下相率向彼棧敷歎合之處僧云非力之可及莫但若ヤ

古事談

ト可試申三寶トテ暫コマヌカレケレハ腫物カタハシヨリ堤ナトノクツル、ヤウニ次第ニヘリテ立尋常云々左合手其存不可敵之由以有驗陰陽令伏式之由後日風聞云々

鳥羽法皇御登山之敗於中堂被行十番之番論議一二番論議依劣皆アラレヲラメ被追立云々其

敗法皇以刑部卿忠盛朝臣為御使大衆中ニ被仰之奉論議劣敗之作法ハ已被御覽了又神妙ニ答傳僧

ノ敗ハ何様哉云々衆徒等申云能答候ヌレハナリヲ留テ扇ヲ一同ニハラ、トツカヒ候也ト

去、爰第三番問云經文ニ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  
 得トイヘリ果位之壽命ヲ指欵因位ノ壽命ヲ指  
 欵ト云々顯意阿闍梨横川法師答云醫王宝前ニ  
 跪テ幸ニ得壽命無數劫久修行所得之文忝無上  
 法皇之果位ノ御壽命ヲ差申ト可答申云々問者  
 猶物イハムノ氣色アリケルヲ伯法印覺蒙證誠  
 ニテ候ケルカ謂云存旨有答申欵不可及重難云  
 云其取三千衆徒一同ニ扇ヲツカヒケリ  
 昔為公家御祈被行ハ講ケルニ退凡下乘之卒都  
 婆ノ銘イカ、書タルト問タリケレハ金輪聖王

古事談

天長地久御願圓滿トコソ書タレト答ケリ  
 法性寺入道殿發心地少將阿闍梨房覺奉祈落之  
 取補律師僧伽ノ句云南無熊野三所權現五躰王子三ノ  
 云々後日件更申出之人アリケレハ被仰云如焚  
 之僧伽ノ句ハ近來ハ御子驗者トテ劣ナル更也  
 行尊基平卿之息小孫也  
 平等院僧正郁芳門院奉祈生之度始謂言也一乘  
 寺ノ尼一品宮奉祈生之度ナトハ冊サ九重摩尼寶  
 殿都史東多天上弥勒菩薩トコソアケラレケレ  
 安藝僧都觀智者能説之名徳也一生更請用渡世  
 路災而慈悲忍辱憐愍無親踈依之臨終之取無苦痛

任正念弟子等西方ニ昇向トシケレハ空中ニ有  
 音<sup>音</sup>達摩和尚文次句云以正念西方勿見西方非西  
 方心可念西方云云ヲ誦テ同夏也ト云ヒケリ惣  
 唱種々ノ要文ヲ如咲命終見之輩無疑之往生也  
 トテ悦而止了而中陰以後々房<sup>兼尊律母堂</sup>夢中ニ房  
 主來於庭上ニ其姿如影大畧裸形躰也後房問云  
 彼ハ令生何處給哉臨終之義神妙ニ候シカハ心  
 安思給之處ニ此御姿コソ悲候ヘト云ニ答云サ  
 レハコソカナシク候ヘ鬼道ニ候也受難忍之苦  
 痛候也夏躰為奉見參テ候也トテ縁ノキハヲ庭

古事談

中辺ニ井サリ出ケレハ無量之布施布自虛降自  
 地出テ埋其身即炎<sup>火</sup>出來テ付此布燒ケリ燒早灰  
 中ニ如消炭ニテエケリ漸亦人ノ正躰ニ成テ  
 一日二三ケ度如此苦ヲ受候也トテ泣退歸了云  
 云  
 高倉院御宇兼安四年寂勝講御八講ニ權少僧都澄  
 憲勤仕講師當弟二日之夕座演說吐玉近日天下  
 大旱魃民戸忘農業衆流已竭<sup>枯</sup>之間殊啓白此夏其  
 詞云有可祈申諸天善神夏<sup>於</sup>云出此言之後如法不  
 何<sup>可</sup>富樓那弁舌滿座膺賞已驚聞<sup>聞</sup>突而天氣變<sup>變</sup>鍵陰

雲四起忽降甘雨如車軸其詞已達天竜之聽欽佛  
 法靈威雖末代可謂奇特云々翌日結願日撰政松  
 殿奏聞夏之由被行勸賞其由依風聞覺長僧都門  
 弟等當座超越可為耻辱不可出仕之由頻候諷諫  
 災而不兼於着座已被仰勸賞奉行職夏藏人右少  
 弁左衛門權佐光雅仰之綱所惣在廳覺俊仰云權  
 大僧都澄憲從僧可直草座云々從僧參上於上敷  
 覺長僧都上居下天居之緇素驚目光花餘身後聞  
 覺長示云今日出仕雖可失面自依誓古揚名夏為  
 勸後昆也云々可憐之云々件表白依召注進之每

古事談

人捧無不握翫云々  
 松殿御舍利講澄憲法印勤仕論義退出之後殿下  
 被仰云平座論義之作法澄憲存故實高座之恥二  
 ハカハル夏也舞モ舞臺ノ恥ト庭立之恥トハカ  
 ハリタル所有也  
 智海法印有職之恥詣清水寺深更之恥令取路橋  
 上唯圓教意逆即是頃自餘三教逆順定故ト云文  
 ヲ誦スル音ノアリ貴夏カナ何ナル人ノ誦スル  
 ナラント思テ近寄テ見之自癩ノ人也傍ニ居テ  
 法文ノ夏ヲ云智海殆云々ハサレニケリ南北二

京ニモ此程ノ学生ハアラシ物ヲト思テ何處ニ  
 有ソト問ケレハ此坂ニ候也ト云ケリ後日度々  
 尋ケレハ不尋遇止了若化人歎  
 大納言法印良寔寔建曆二年九月於雲居寺房入滅  
 春秋八之昡八最後二弟子等念佛ヲ勸ケレハ法印  
 イキノシタニイハク年来翫瑜伽上乘之教已及  
 九旬率今臨終ノ昡何変其志乎觀念ノ乱ル、ニ  
 暫モナノタマヒアヒソトテ向西方ニ手ニ結定  
 印乍居命終云々  
 宗頼卿為家長者之昡勸修寺八講之捧物ニ引牛

古事談

車云々而成寶僧都云々車嚴親別當入道三ヶ度マ  
 テ乞ケレト遂惜而不献仍禅门忿怨及放言云々  
 此夏ヲ臺蓮房成頼卿於高野聞之被詠一首擊  
 推輪ハツ云々ハシメケル車カナ乞モヲシムモ  
 ウ云々トコツキケ推輪ハ大路  
 関東北條孫小女十二才俄絶入シタリケレハ可  
 突驗者ナトモナクテ折節忠快僧都ノ經廻鎌倉  
 之昡ナリケレハ請テイノラセムトシケルニ小  
 女天狗付テ種々ノ夏等云ケレハ忠快云是ハ驗  
 者ナトニテ非可奉加持之儀無止之人仗杖一念之

妄心アラヌ道ニ隨給不便ナレハ經ヲ誦テキ  
 カセ奉テ菩薩提ヲモ為奉祈也サルニテモ誰ニテ  
 御座哉ト云ケレハ、ツカシケレハ詞ニテハエ  
 申イテシ書テ申サムト云ケレハ硯紙ナト、ラ  
 セタリケレハ、カハカシク假名ナト夕ニ未書  
 之小女權少僧都良實ト書タリケレハ周防僧都  
 御房ノ御スルニコソ侍ナレトテ物語ナトシケ  
 リ全害心モ不侍是ヲ罷通ル更侍ツルニ縁ニ立  
 テ候ツルニキト目ヲ見入テ候ツル也今ハ退還  
 候テムトテ退散小女無為云々

古事談

丹後國普甲ト云山寺ノ住僧大般若虛讀ヲ好而  
 為業已經年序早或眩手披經卷虛讀之間後頭ヲ  
 ツヨク被欧トオホユルホトニ兩眼拔テ付經局  
 之面云々件眼ヒツキタル經ハ今ニ在彼寺云々  
 或人云五壇法之中金剛夜叉ハ不可用年少之者  
 云々本文云四十未滿之者不可修此法若修之者  
 損自損他云々  
 仁和寺人云請兩經法ハ醍醐也今孔雀經ハ仁和寺  
 人可修也石山僧都云村上御貳被修孔雀經法之  
 間鳥入啄御明差入檜皮之間仍内裏燒亡云々内

裏燒亡初度也故被停止件法後日寬忠僧都請修此法帝依先年夏不被許容之僧都重奏云若有遮碍者永可被停止者仍勤仕之間勝利揭焉也自尔以来聯綿不絕件寬忠僧都醍醐之人也况仁和寺乎

加茂祭二聖人渡夏者聖寶僧正渡始ケリ其後増賀上人被渡云々

仁賀上人者増賀之弟子也世以帰依渴仰之上人也傷此夏相語一人之寡婦寄宿于其宅披露儲妻之由依之諸人惜悲之間仁賀ハ偽称墮落之由實

古事談

二ハ片角ニテヨモスカラナキ居タルナリト聞テ帰依弥倍云々猶思此夏暗跡云々増賀上人者恒平宰相息也叡岳住山之学侶也而千ヶ夜通夜于中堂被禮拜テ微音ニ付給ヘト祈申ケリ聞之人成不審何夏ヲ可付乎若天狗可付欵ナト真言シケリ漸及七八百夜許之間猶微音ニ道心付給ヘト申ケリ九百夜許ヨリ高声ニ道心付給ヘト叫喚云々聞之者奇之間番論義之暇投餐ヲ投弃ケルヲ乞食非人ナト競取ケルニ此増賀交テ取之被食云々諸人惜悲之ケリ

增賀上人為書寫止觀草紙美本ヲ被願ケリ書寫上人  
暗知之被送紙之消息云紙進之此ニテ止觀ハ可  
令書給云々返更云如此人ノ思更ヲ暗令知給哀  
候更也云々

空也上人自雲林院七月許大宮大路ヲ南行ケル  
ニ大垣辺ニ常人トモ不覺之俗ノ無術寒氣ヲ歎  
氣色ニテ逢タリケルカ奇カリケレハ何人ノ令  
座給乎炎天之比サシモサムケニ令座給ハト問  
給ケレハ俗云其更ニ侍り空也上人トハ御更ニ  
テ侍ニヤ日来イカテカト思給ツルニ今日ウレ

古事談

シク奉逢候我ヲハ松尾明神トソイハレ侍般若  
ノ衣ハ眩々着侍ト法花ノ衣無下ニ薄シテ妄想  
顛倒ノ嵐ハケシク惡業煩惱ノ霜アツクシテ如  
此サムク侍也可災者法花之衣給哉ト被仰ニ上  
人イトタフトクオホシテサ兼候イ御社へ詣テ法  
施ヲタテマツラムトイト忝ク侍ト是コソ此四  
十余年法花經ヨミシメテ侍衣ヨトテ下ニ被着  
タリケル帷ノ垢付キタナケナリケル脱テ被奉  
ケレハ乍悦衣給テヤカテ着給テ気色モ忽ニ直  
テ法花衣ヲ着侍ツルヨリ惡業ノ霜キ工煩惱ノ

嵐モ吹止テイトアタ、カニ成候ニタリ佛ニナ  
リ給ハムマテハ可護トテ上人ヲ禮シテ去給ニ  
ケリ

貞信公三男

師氏大納言卧病席之後倩顧生涯不貯一善乍思  
空馳過了於今後悔可無益トテ廻慮書名籍被奉  
空也上人去依奉公無隙未修一善之間已受病患  
死路如待眩地獄之業報又無可脱之方願上人加  
助成必垂哀愍給々上人披此状コハイカニコ  
ハキ夏ヲモ被示物哉サルニテモ閻王ニ可申試  
トテ消息ヲ書テ立文<sup>ニイ</sup>テ薨逝給ハ、葬送ノ眩此

古事談

状ヲ棺上ニ置テ可葬若被裁者此状不可燒不被  
裁者此状定燒失欵トテ遣之ケリ亞相已天禄元  
年七月十四日薨逝<sup>春秋</sup>五十仍任彼命葬了後朝見灰  
中此立文聊モ不燒不焦有之爰依上人引導脱惡  
趣生淨刹<sup>矣</sup>矣  
空也上人<sup>目</sup>

極樂ハナホキ人コソマ井ルナレマカレル夏  
ヲ永ク留メヨ

和泉式部

ヒシリタニ心ニイレテミチヒカハマカルマ

カルモ参り付ナム

書寫上人可奉見生身普賢之由祈請給有夢告去  
欲奉見生身普賢者神崎之可見遊女之長者云々  
仍乍悦行向神崎相尋長者家之處只今自京上日  
之輩群来遊宴乱舞之間也長者居横堅執鼓彈柏  
子之上句其詞云周防ムロツミノ中ナルミタラ  
ヒニ風ハフカネトモサ、ラナミタツ云々其眩  
聖人成奇異之思眠而合掌之眩件長者應現普賢  
之負乘六牙白象出眉间之光照道俗之人以微妙  
之音声説云實相無漏之大海ニ五塵六欲之風ハ

古事談

不吹トモ随縁真如之波々、ヌトキナシト云々  
其眩聖人信仰恭敬ニテ拭感涙閉目之眩ハ亦如  
元為女人之負彈周防室積給閉眼之眩ハ又現菩  
薩形演法文如此數々度敬禮之後聖人乍涕泣退  
帰于眩件長者俄起座自閑道追来聖人許示云不  
可及口外ト謂予即逝去于眩異香滿空云々長者  
俄頓滅之間遊宴醒真云々  
此聖人者得六根淨之人也或眩客人来臨對面之  
間懷中ニ蚌蟻ヲトリテ捨リケリ于眩聖人云イ  
カニサハノ云ヲハ捨殺サムトハシ給ソトテ大

二悲歎給ケリ客人耻テ退散云々  
 睿桓公沈重病之取普賢ニ愁申ケリ爰间枕力之  
 二大犬ノ白色ナル有ト見給テミアケ給ケルホ  
 トニ立テ犬ノ其毛ヲヒトツカニ取給タリケレ  
 ハ病即平愈了件毛ハ寶幢院ノ宝藏ニ今ニ有云  
 云  
 參川入道者前生ニ唐娥眉山ニ寂照トテ御ケリ  
 与師匠論法門之義我勝タリト思テ入滅後依有  
 其執不遂往生生日本令入唐之取有一僧申唐帝云  
 娥眉山ニ寂照トイヒシ僧ノ影ニ此人極相似云

古事談

カニ

云  
 大和國ニ以狩為業之者舜見上人常雖被制止敢  
 不兼引依之五月下暗夜件狩者照射ニ出タリト  
 闻テ上人鹿皮ヲカツキテ作鹿躰卧野爰獵者見  
 付之進寄已欲射之取其眼不似鹿仍成奇矢ヲサ  
 シハツシテ能見之似法師之首驚奇問去彼ハ何  
 物哉答云舜見也云々男云コハイカニ已奉射殺  
 トシテ候ツルナリナニワサシ給ソ浅猿更也云  
 云上人去殺獸給更サハカリ制止申セトモ不闻  
 給ハサリトモ此法師ヲ射殺給テハ暫モ止給ナ

ムトテ鹿躰ヲ下ネヒテ侍也云々其耽狩者忽發  
 心切本鳥成法師為上人之弟子修道云々  
 通房大將者奈良重勤聖人再誕云々件上人住菩  
 提院春日行幸之耽見大將之威儀起執生替云々  
 為大將供奉春日行幸之後無程薨逝云々十九歲  
 大原良仁聖人ハ權者也白川院女房尾張局尾張守高  
 遠階女也壯年ノ耽為讀止觀常步行ニテ相具小女  
 一人入大原或耽女先參向來迎院上人被讀例耽  
 之間暫居閑所心中思樣深雖有學問之志女身頻  
 入寺夜宿奉為上人定惡名出來欵還可為罪業今

古事談

者不可參詣ト思慮之間例耽率上人來去只今心  
 中ニ有令思給更學問退心更不可有之儀也云々  
 件女房遷送出家住大原為來迎院之大檀越云々  
 蓮仁聖人本學坊參會吉田齋宮御臨終令唱釈迦  
 牟尼佛名比盧遮那普賢經文一切處々其佛住處  
 名常寂光トノ給テ現咲相令閑眼給于耽袒候之  
 女房等多年御本懷已満足欵心安候トテ欲立去  
 之處聖人罷念佛令唱慈救咒之耽宮蘇生アテ不  
 夕ヤ奉具ユカムト思ツル物ヲト被仰テ又小耽  
 唱念佛如眠令氣絶給上人去是コソ實ノ御終焉云々

神藏寺上人覺尊無動寺仙命上人ハ同胎之人也覺  
 尊常ニ出洛シテ知識勸進シケルヲ仙命ハ無由更  
 シ給物カナト云テ人ノ信施ヲ不受トテ只一人  
 房ニ籠居シテ智得ト云ケル法師ニ往來一部ヲ  
 預ケ一日ニ一度眈ヲシテ指入ケレハ食シテ不  
 断念佛ヲノミシ給ケリ白川院御眈女御之御座  
 シケルカ有智德行ノ貴僧ヲ供養セハヤト思食  
 テ當眈誰カ貴キト御尋アリケル二人々申云無  
 動寺仙命上人ニスキタル聖不可候但人ノ施ヲ  
 一切不受候云々女御聞召智得之子細智得ヲ召

古事談

夕

寄テ令謁給テ袈裟ヲ一給テ是汝カ志ノ様ニテ  
 構テ上人ニ奉セヨト被仰ケレハ智得賜袈裟不  
 慮二人ノ給テ候已ハ可懸モ候ハヌウヘニ御袈  
 裟ノヤレテ候ヘハトテ上人ニ令襲ケリ仙命思  
 様ハカ、ル袈裟此小法師ニトラスヘキ様無之  
 我ニ志スナメリトテ咒願シテ三世諸佛得給ト  
 テ懸作ル房ナレハ谷底ヘ投入早々又隣房  
 ノ人大和持ヲ儲テ食ケルカヨカリケレハ切サ  
 シタル半介ヲ指向テ是食給ヘ殊勝ナレハトテ  
 進タリケルモ食スル様ニテ谷ヘ投入給ケリ神

藏寺ノ上人ハ先立テ遷化シテ仙命ノ夢ニ無由  
ト制止給シ更ヲキカテ下品下生ニ生テ候也ト  
示ケリ仙命ハタシカニ上品上生ニ生レタルヨ

ニ示之

顯隆御三男右大弁重方父也

美作守顯能之許ニ不賤躰僧一人出来法花經貴  
夕綴讀ケリ守聞之打任タル乞食ニハアラサメ  
リ自何所何様人来哉ト令問之処答云乞食ニ侍  
リ毎門乞態ヲハ不仕西山辺ニ候カ聊可申上更  
侍テ所參上也云々物謂気色ナト有様躰ナレハ  
委問之処申出ニ付テイト異様更ニハ侍レト或

古事談

所ノ青女房ヲ相語テ洗濯ナト訛侍カ不慮懐妊  
更候今月當其期待偏ニ依已レ之過候之故彼カ  
篋居メ候ハム程如形活命之計ヲ与ハヤト思給カ  
無其計畧候之間若御哀憐モヤ候トテイトツ  
ツマシケニ云ヲ更ノ躰ハ誠ニ存外ナレト心中  
被察テイトホシケレハ安程更トテ押計テ夫一  
人ニ持セテ擬副遣之處自持テ可罷歸トテ被持之  
程負テ出家主於猶奇思テ物ニ心得タル雜色ヲ  
一人付テサマヲヤツメミカクレシカクレニ行  
之間北山ノ奥ヲハルハト入テ人絶跡タル

深谷介ニ至ヌ方丈ノ菴室ノ内ヘ入テ物ヲ打置  
テ穴苦シ三寶ノ御助ナレハ安居ノ食モ儲タリ  
トヒトリコチテ足打洗テシツマリヌ此使不思  
義ニ聞居タリ日モ暮ヌレハ不能帰洛木ノ本ニ  
居タリ夜漸及深更奉讀法花經之声哀實<sub>本</sub>取喻  
ニ無物随喜ノ涙千行待天之曙<sub>本</sub>洛シテ主君ニ  
語此子細之处サレハコソ非直<sub>本</sub>之人トハミキト  
テ兩三日之後案内云不慮安居ノ御料ト兼ハ一  
日物ハ定不足待歎仍是ヲ令献トテ長積一合ニ  
様々ノ物調入テ此雜色相具シテ遣タリケレハ

古事談

明障子内ニ讀經シテアリケルカ障子ヲヒキア  
ケテウチニテ浅猿ケニ思テ引タテ、不及返答  
數刻ニ成ケレハ菴室ノ檐ニ物ヲハ取置テ帰早  
其後又十日計アリテ音信ノ處ニ今度ハ人モナ  
クテ先物ヲハトリテ他處ヘ移<sub>本</sub>タルトオホシ  
クテ後度ノ送物ヲハサナカラ置タリケレハ禽  
獸皆食散テ所々ニ敷タリケリ貴カリケル僧也  
東大寺聖人舜乘坊入唐之暇教長手跡之朗詠ヲ  
持渡唐人育王山長老以下見之感歎之無極其中

天神御作春之暮月々之三朝之句殊以褒美不堪  
感懷遂乞取納遊育王山寶藏云々此上人昔參篁高  
野山之貳夢中大師汝者可造東大寺之者也ト被  
仰ト見ケリ燒失之後果云々テ如夢以之非直也人  
欽  
解脫房者弁入道貞憲息也母堂夢中無止三聖人來  
請宿於腹中爰弁室云々如此不淨之腹中爭可令宿  
給乎但誰ト力申哉重云々依有宿因也名云々ハ貞慶  
ト申也云々又答云々緣御座不能固辭云々了云々此  
夢之後懷妊所產之人也件名字鏡裏ニ記付ル許

古事談

ニテ不口外經年序之間被忘却了此兒幼稚ニテ  
付師近在南京母堂無隙之間不親近於南都出家  
之後通消息於母堂表書ニ貞慶トアリ母堂驚テ  
サル云々莫アリ云々物ヲトテ取出云々テ鏡裏ヲ見云々ハ  
敢不違云々不思義云々也六七歳許童稚之貳夢中  
ニ惡鬼出來為成害兒不堪怖畏云々トモナキ云々夏  
ヲ口ニ唱ケリ依之鬼神有怖氣退散早夢覺之後  
件唱言ヲ覺悟シテ僧ニ語云々十一面觀音之咒也  
不思義云々也

大原上人四五人許參詣高野山之路次河内國石

川郡二宿シニケリ家主賤僧也歳六十許ナルカ  
 着紺直垂不着袴日高宿間聖人俊盛成取出止觀  
 一卷復之家主僧問云何夏哉聖人答云是ハ止觀  
 ト申文也但四卷アル文ニハアラスト云賤僧又  
 重テ云夏ハナクテ内ノ方ヘ立テ行トテ微音ニ  
 誦云此之止觀天台智者説已心中所行法文云々  
 其貶聖人等赤面卷舌止平件僧本是叡山修学之  
 僧也而落墮之後依所縁居住此処云々上人等皈  
 山所語也

自京方修行東國之僧武藏國ニ落留テ法花經十

古事談

ト眩々讀テアリケルカ國人ト双六ヲ打間多負  
 テ身ヲサヘ掛テ打入早勝男奥へ將入テ馬ニ替  
 トシケルヲ熊カエノ入道カ弘始メオキタル一向  
 專修之僧徒聞不便夏也トテ各布ヲ出合テ請留  
 トシケレハ此僧モ悦入勝男モ以三百段雖可被  
 請替上人奉筭憐愍令請給夏ナレハ半分ヲハ不  
 可取今百五十段ヲ給テ可奉免也ト云ケレハ念  
 佛者輩モ神妙也トテ已欲請出之間念佛輩云此  
 恩ヲ思知テ自今以後可為專修也云々爰此僧云  
 縦馬ノ直トナリテ繩ツラヌキテ奥へハ竝向ト

七奉弃法花經一向專修二八不可入トテ滯泣依  
之念佛輩笑者不能請出トテ忽尔散仍被付繩被  
以追立入陸奥方畢

